

四十九

那县城的老街上，一家杂货铺子门前，两张条凳搭的店家的铺板，摆着他那个字摊子。一条条写在红腊光纸上吉祥的对子从铺板上挂下来。“龙凤呈祥，喜庆临门”，“出门逢喜事，地上生白银”，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，全是这类被几十年来的革命口号和语录代替了的老话。还有两张写着“逢人一笑三分喜，凡事无心祸自消”，就不知是他自己编的，还是老祖宗们积累的处世经验。那是一种花体字，骨架子不错，又有点像道士的符录。

他坐在铺板后面，上了年纪，穿的一件老式的对襟褂子，后脑勺上还扣了一顶洗得褪色的旧军帽，显得有几分滑稽。我见铺板上还放了个镇纸的八卦罗盘，便上前同他搭讪：“老人家，生意好哇。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一副字多少钱呀？”

“两块三块的都有，字多钱就多。”

“就写一个福字呢？”

“也得要一块。”

“这不才一个字？”

“我得替你现写呀。”

“要画一个消灾避邪的符呢？”

他抬头望了望我说：“这不好画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是干部，怎么不晓得？”

“我不是干部，”我说。

“你也是吃公家饭的，”他一口咬定。

“老人家，”我需要同他套点近乎，“你可是道士？”

“早不搞了。”

“知道，”我说，“老人家，我是问你会不会做道场？”

“怎不会呢？政府不让搞迷信。”

“哪个叫你搞迷信？我是收集唱经的音乐的，你会不会唱？现今青城山的道教协会都重新挂牌开张了，你怕啥子？”

“那是大庙子，我们这火居道士不让搞。”

“我就找你这样的民间道士，”我更有兴趣了。“你能不能给我唱两段？比方说，做丧事道场，或是驱邪赶鬼的经文？”

他果真哼了两句，但立刻打住，说：

“这不好随便惊动鬼神，要先烧香请神。”

就在他唱经的当口，不觉好些人围拢过来，有人喊道：

“老头儿，唱一个花花子歌！”

周围的人都笑了。

“我给你们唱个山歌吧，”老头儿也满开心自告奋勇说。

众人便叫：「要得！要得！」

老头儿于是突然高声唱了起来：

妹子哟在山上掐茶叶，

哥在山下割茅草，

惊起鸳鸯两地飞，

妹快同哥做一对。

人群中齐声叫好，跟着有人一个劲煽动：

“来一个花花子歌！”

“耍一个嘛，老头儿！”

老头朝众人直摆手说：「耍不得，耍不得，耍了要犯原则。」

“唱一个歌子犯得了好大的原则？”

“不要紧的，老头儿，唱一个听听嘛！”

众人都纷纷起哄，小街上已经堵满了人，过不去的自行车直揪车铃。

“可是你们叫唱的哟！”老头儿受了鼓舞，真站起来了。

“唱一个戴瓜皮帽儿的马猴钻绣房！”

有人点歌了，众人又是叫好，又是鼓掌，老头儿用手抹了抹嘴，刚要叫嗓子，突然打住，低声说：

“警察来了！”

好些人都回头，见人头后面不远处，有个白边红线的大盖帽子在游动。人群中纷纷说：

“这有啥子？”

“开个心又有啥子要紧？”

“警察，警察还管得了这许多！”

“说的好听，你们走了，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”老头坐下，嘴也不嚷，朝众人去了。民警过来了，众人悻悻的都散了开去。等民警过去了，我说：

“老人家，能不能请你到我住的地方唱几段？等你摊子收了，我先请你到饭铺里去吃个夜饭，一起喝酒，行不行？”

老头儿兴致被勾了起来，显然也得不到排解，立刻答应：

“要得。不卖了，不卖了，我就把摊子收了，等我把铺板归置好。”

“耽误你生意了。”我自然要表示点抱歉。

“不要紧的，交个朋友。我也不靠这吃饭，进得城来，顺便卖几幅，挣个零花钱，要单靠笔墨吃饭还不饿死？”

我便到街斜对面的一家饭铺先要了酒菜。不一会，他果真挑着一副箩筐来了。

热菜上来，我们吃着讲着。他说他十岁光景，他老子把他送到个道观里去帮着烧火做饭，是他老头得病时许下的愿。老道给他启蒙的课本《玄门日课》如今还能倒背如流。老道死了之后，这道观就由他主持，道场的种种法事他没有不会的。再后来土改分田，道士做不成了，政府令他返乡，就又种上了田。我问起阴阳风水，五雷指法，踏罡步斗，相面摸骨，他说起来样样有谱，我心中自然大喜。可饭铺里都是做完了买卖，挣得了钱的农民，吃酒划拳，大声喧嚷，十分吵闹。我说我背包里就带个录音机，他讲的这些都是珍贵的材料，我想吃罢了饭，请他同我到我的旅店做些录音，他要念要唱也落得清静。他抹了抹嘴，说：

“你把酒也带上，到我家喝去，我屋里道袍法器都有。”

“也有驱鬼的司刀？”

“那少不了的。”

“也有令牌，调神遣将的令牌？”

“还有锣鼓家伙，做道场这都少不了，我都做把你看。”

“要得！”我把桌子一拍，起身便跟他出门。我问：“你家就在县城里？”

“不远，不远，我把挑子存到人家家里，你到前头汽车站等我。”

不过十分钟，他快步来了，指着一辆马上就要开的车叫我快上！我没有料到上了汽车一路不停，眼看车窗外山后的余晖暗淡消失了。等车到了终点一个小镇，离县城已出去了二十公里，车当即掉头走了，这是最后一班。

这小镇只有一条至多五十米长的小街，还不知有没有客店。他叫我等一等，又钻进一家人家。我心想既来之则安之，碰上这么个人物，人又热心也是一种机缘。他从人家里捧出半脸盆豆腐，叫我跟他走。

出了镇子，上了一条土路，天色已黑。我问：

“你家就在这镇边的乡里？”

他只是说：“不远，不远。”

走了一程，路边的农舍看不见了，夜色迷朦，四下水田里一片蛙鸣。我有点纳闷，又不好多问。背后响起突突突发动机声音，一辆手扶拖拉机赶了上来。他立刻大声招呼追上去，我也就跟着他连跑带跳跨进拖斗里。这土路上，在空的拖斗里颠颠像是筛豆，就这样颠了约摸上十里路，天全黑了，只这手扶拖拉机一道黄光，独眼龙样的，照着一二十步远的坑坑洼洼的土路，一个行人也没有。他同司机用土话像吵架似的大声叫喊个不停，除了那震耳欲聋的摩突声，我一句也听不清。他们要是商量把我宰了，我也只好听天由命。

好容易到了路的尽头，出现了一幢没有灯光的房舍，车主到家了。开了屋门，从他脸盆里分了几大块豆腐，我跟随他又摸黑上了田硬间曲曲折折的小路。

“还远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远，不远。”他还是那句老话。

幸亏他走在前头，他要搁下脸盆，施展功夫，我知道老道没有不会功夫的，我转身要跑多半掉进水田里，滚个一身泥巴。蛙声稀疏，背后一层层梯田水面的反光表明已经上山了，山上的蛙鸣也比较孤单。我于是找话同他搭讪，先问收成，后问种田的辛苦。他说也是，要光

靠种田，别想发财。今年花了三千块钱改了两亩水田做鱼塘。我问他养鳖不？说是城市现今都时兴吃鳖，一说是防癌，二是补养，卖价可贵呢。他说他下的小鱼秧，把鳖放进去，还不把鱼秧都吃了？他说，他钱现在倒有，就是木料难买。他有七个儿子，只老大娶了亲，其余六个都等盖屋分家，我也就宽心了，仰望天上的星光，欣赏起夜色。

前面灰沉沉的山影里，有一簇闪烁不定的灯火。他说这就到了。

“我说不远吧？”

可不，乡里人对远近自有他们的概念。

夜里十点多钟，我终于到了个小山村。他家堂上点着香火，供的是好几个木头和石刻的断残的头像，大抵是前些年破四旧砸庙宇从道观里抢救出来的，如今公然摆上，屋梁上果真贴了几道符。六个儿子都出来了，最大的十八岁，最小的才十一，只老大不在。他老婆是个小个子女人，老母八十了手脚也还利索。他妻儿一番忙碌，我立刻成了贵客，打来了热水洗脸不说，还要洗脚，换上了老人家的布鞋，又泡了一杯浓茶。

不一会，六个儿子把锣鼓铙钹都拿了出来，还有一大一小两面云锣，挂到一个木架子上。霎时间，鼓乐齐鸣，老头儿套上一件紫色缀有阴阳鱼、八卦图像的破旧道袍，手拿令牌司刀和牛角从楼上下来，全然另一副模样，气派庄严，步子也悠悠缓缓。他亲自点然一柱香，在堂上神龛前作揖。被锣鼓声惊动了的村里人男女老人全堵在门坎外，立刻成了个热闹的道场，他没有骗我。

他先端了一碗清水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弹指将水洒在房屋四周，等弹到门槛前众人脚下，人都哄的说笑起来。唯独他不动声色，眼睛微闭，嘴角一挂，便有一种通神灵的威严，众人却越加笑得厉害。他突然将道袍的袖子一抖，将令牌拍的拍在桌上，众人笑声戛然而止。他转身问我：

“有大游年歌，九星吉凶歌，子孙歌，化象歌，四凶星应验口诀，作房门公婆神名，祭土神祝文，请北斗魂，这些都要唱的，你听哪一个？”

“那就先唱请北斗魂吧，”我说。

“这是保小娃儿祛病消灾的。你们哪一个小娃儿？报个姓名生辰八字来？”

“叫狗娃儿来？”有人撺掇。

“我不。”

坐在门槛上的一个小男孩爬起来，立刻钻到人背后去了。众人又是一阵笑。

“怕啥子？老爹子做了你日后不得病的，”门外一个中年妇女说。

小男孩躲在众人背后，死也不肯出来。

老头儿把衣袖一摆，说：

“也罢，”又对我说：“通常要准备米饭一碗，煮好的一鸡蛋一个，竖在米饭碗上，焚香恭请。小娃儿跪倒叩头，尔后请到四方真君，紫微大帝，北方九振解厄星君，南斗大祠延寿星君，本乡二位守护尊神，历代考妣宗亲，灶府神君子孙，伏祈领纳——”

说着，抬起司刀，向上一挑，放声唱将起来：

“魂魄魂魄，玩耍过了快回来！东方有青衣童子，南方有赤衣童子，西方有白衣童子护卫你，

北方的黑衣童子也送你归。迷魂游魄莫玩耍，路途遥远不好还家。我把玉尺为你量路，你若到了黑暗处。你若落进天罗地网里，我剪刀一把都绞断。你若饥渴乏力气，我有粮米供给你。你不要在森林里听鸟叫，不要在深潭边上看鱼游，人叫千声你莫回答，魂魄魂魄你快回家！神灵保佑，厝德不忘！自此魂守身，魄守舍，风寒无侵，水土难犯，少时越坚，老当益壮，长命百岁，精神健康！”

他挥舞司刀，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圈，鼓足了腮帮子，把牛角呜呜吹了起来。然后转向我说：

“再画符一张，佩之大吉！”

我弄不清他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的法术，总之他手舞足蹈，脚步轻摇，神情得意。在他自家的堂屋里，自设的道场，有他六个儿子助威，深得乡里人敬重，又有这样一个外来的客人欣赏，他不能不十分兴奋。

他随后便一个接一个神咒，呼天唤地，语意越加含糊，动作越发迷狂，围着案子，拳式剑术统统使展开来。他那六个男儿，随着他的声调高低和舞步招式的变化，锣鼓点子也不断演出新的花样，越打越加起劲。特别是击鼓的小伙子，干脆甩掉褂子，亮出黧黑的肌肤，筋骨都在肩夹上抖动跳跃。门后围观的人，越来越多，挤得前面的人从门槛外跨进门里，门里的又被挤到墙角，有的干脆在墙边上就地坐下。每一曲完了，大家跟着我都鼓掌叫好，老头儿也越发得意，耍出全身的招数，毫无顾忌，把心中的鬼神一个个呼喊出来，进入一种如醉如痴的状态。直到我一盘录音磁带到头了，停下机子换磁带，他才喘着气停了下来。这屋里屋外男男女女，都兴奋得不行，止不住说笑打趣，村民们开大会肯定也没有这么热闹。

老头一边用毛巾擦汗，指着屋里他跟前的几个女孩子说：

“你们也给这位老师唱一个。”

女孩子们窃窃便笑，叽叽喳喳，推推搡搡了好一会，才把一个叫毛妹的小姑娘推了出来。这细条的小丫头也就十四五岁，倒不扭捏，眨巴一双大圆眼睛，问：

“唱啥子哟？”

“唱个山歌子。”

“唱姊妹子出嫁！”

“唱四季花！”

“就唱姊妹哭嫁，这歌子好听，”门边上一位中年妇女朝我推荐。

这女孩望了我一眼，侧身，避过脸去，一声极高的女声穿过嘈杂的人声，回旋直上，把我从灯光的阴影里立刻带到山野。山岚和清幽的泉水，潺潺流水一般的悲伤，又悠远又清亮。我想到了夜行者的火把在黑 的山野里游动，眼前又浮现那个景象，一个打松油柴火把的 老者领着个女孩，也就她这年纪，瘦伶伶的穿一身花布衣裤，从那山村小学教师家门前经过，我当时正在他堂屋里闲坐，不知他们从哪里来，不知他们到哪里去，前面是森然黑黑的一座大山。他们朝堂屋里张望了我一眼，没有停步，随即走进漆黑的山影里，门前落下明亮的火星子还闪烁了好一会。转眼再去追踪那火把，从树影和岩壁后面再出现时便成了一颗细小的、飘忽不定的火苗，悠游在黑 的山影里，后面落下的断断续续的火星子隐约显示出他们的

踪迹。随后什么也没有了，不再见那细小飘忽的火苗，也没有暗红的火星的残迹，如同一首歌，一曲飘荡在如豆一般的灯花与屋里阴影之上的那明亮而纯净的忧伤。那些年里，我同他们一样，也赤脚下水田里干活，天一黑便没有去处，那位小学教员的家是我唯一可以聊天，喝茶，呆坐，排遣孤独的地方。

这忧伤打动了屋里屋外所有的人，没有人再说话了。她歌声停了好一会，才有个比她年长女孩子，也该是个待嫁的姑娘，依在门上叹息了一声：

“好伤心啊！”

然后，才又有人起哄：

“唱一个花花子歌！”

“大伯，来个五更天！”

“来个十八摸！”

这多半是后生们在吆喝。

老头缓过气把道袍脱了，从板凳上站起来，开始赶那唱歌的小丫头和挤坐在门槛上的小孩子。

“小娃儿都回家睡觉去！都睡觉去，不唱了，不唱了。”

谁也不肯出去。站在门槛外的那中年妇女便一个个叫名字，也赶这些孩子。老头跺脚，做出发火的样子，大声喝道：

“统统出去！关门，关门，要睡觉了！”

那中年妇女跨进门槛，拖这些小女孩，同时也对小孩子们叫唤：

“你们也都出去！”

后生们纷纷吐舌，出怪声！

“耶——”

终于有两个大女孩乖巧，出门去了，于是，众人连推带叫把女孩和小孩子们全轰出门外。那妇人关房门，外面的成年人乘机全挤进屋里。门栓插上了，屋里热烘烘的一股人汗的气味。老头清了清嗓子，吐了口唾沫，朝众人挤挤眼，又变了个模样，一副狡狴精道的坏相，猫腰走动，瞅了瞅众人，憋住嗓子，唱了起来：

男人修，修的啥子？

修一根棍棍

女人修，修个什么？

修一条沟沟。

众人跟着一阵子叫好，老头儿用手把嘴一抹：

“棍棍掉进了沟沟里，

变成一条蹦蹦跳跳的活泥鳅——呀！”

轰的一声，众人笑得弯腰的弯腰，跺脚的跺脚。

“再来一个傻子老儿娶老婆！”有人叫。

小子们齐声也叫：“喳——”

老头子来劲了，把桌子往后撤，堂屋当中腾出一块地方。他朝地上一蹲，就听见砰砰打门声。老头没好气冲着房门喝道：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我。”

屋外有个男人应了一声。房门立刻打开，进来一个披件褂子留个分头的后生。众人跟着喃喃道：

“村长来了，村长来了，村长来了，村长来了。”

老头站了起来。来人本来还笑眯眯的，眼光一下落到桌上放的那架录音机，转面一扫，落到我身上，笑容顿时收敛了。老头说：

“我的一个客。”

他转身又向我介绍：「这是我大儿子。」

我向他伸出手去，他抽动了一下披在肩上的上衣，并不同我握手，只是问：

“你哪里来的？”

老头连忙解释：“北京下来的一位老师。”

他儿子皱了皱眉头，问：

“你有公函吗？”

“我有证件，”我说，掏出我那个带照片的作协会员证。

他翻来覆去里外看了几遍，才把证件还给我，说：

“没有公函不行。”

“你要啥子公函？”我问。

“乡政府的，再不，有县政府的公章也行。”

“我这证件上盖的钢印！”我说。

他将信将疑，又接过去，就着灯光细看了看，还是还给我，说：

“看不清楚。”

“我是从北京来专门收集民歌的！”

我当然不让步，顾不得客气。他见我态度也硬，便转向他父亲，厉声训斥道：

“爸，你不是不晓得，这要犯原则的！”

“他是我新交的朋友，”老头还想辩解，可在村长儿子面前，显见气短。

“都回家睡觉去！这要犯原则的。”

他对众人又重申一遍。有人已经开溜，他那几个小兄弟也把锣鼓家伙不声不响全撤了。扫兴的当然不止是我，最颓丧的还是他老头子，像当头泼了盆凉水，精气神全消，两眼无光，萎缩得连我都替他难过。我不得不作些解释，说：

“你爸是难得的民间艺人，我专门来向他请教。你的原则原则上不错，也还有别的管这些原则的，更大的原则——”

可这更大的原则，我一时也难得同他说清楚。

“你明早到乡政府去，他们要讲行，你叫乡政府盖个公章再来。”

他口气也缓和了一些，随即把他父亲拉到一边，低声又说了些什么，便提了提披在肩上的上衣，出门去了。

人都走光了，老头插上大门，到灶屋里去了。不一会，他瘦小的妻子端上来一大碗卤肉烧豆腐和各种腌菜。我说吃不下了，老头坚持要我一定吃一点。桌上自然无话。之后，他便张罗让我同他睡在灶屋边上一间通猪圈的房里，这就半夜一点多钟了。

吹熄了灯，蚊子于是轮番空袭。我脸上，头上，耳朵上，手不停拍打。房里闷热，气味也难闻。他家的狗见来了生人兴奋得不行，脚步刷刷刷刷，跑进跑出，搅得猪圈里的猪也不断哼哼，拱动不息。床底下几只忘了关进鸡笼的鸡被狗弄得打不成瞌睡，时不时扑打翅膀。我尽管疲劳不堪，无法入睡。过不多久，床下的一只公鸡开始啼鸣，老头却打着震天响的呼噜。不知蚊子是不是不叮他，专吸生人的血，还是他一睡熟，便失去知觉？可我不堪困扰，索性爬起来，打开堂屋的门，在门槛上坐下。

凉风吹来，汗水全收了。影影绰绰的树林间，灰蒙蒙的夜空没有星光。黎明前这小山村一家家披连的灰黑瓦顶下人尚在熟睡。这之前，我怎么也不曾想到会来这里，在这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里会有这么快活的夜晚，被打断兴致的那种遗憾随着阵阵凉意也消失了，那通常称之为生活的都在不言中。